

宋 葉隆禮撰

(國學文庫)

契丹國志

下冊

總發售處

文殿閣書莊

宋 葉隆禮撰

契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志

下冊

(國學文庫)

總發售處

文殿閣書莊

契丹國志卷之十 紀年

宋 葉隆禮撰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爲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卽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乾統元年

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

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

起東北方互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

一作赤

氣在旁○夏四月朔日食陰

雲不見○是歲女眞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乾統二年

宋徽宗崇寧改元

乾統三年

宋崇寧二年

乾統四年

宋崇寧三年

乾統五年

宋崇寧四年

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

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

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

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
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愕然○秋八月天祚以林攄
來使而失情遣使復來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
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
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乾統七年

宋徽宗大觀改元

冬十一

○本或無一字

月朔日食

乾統八年

宋大觀二年

乾統九年

宋大觀三年

乾統十年

宋大觀四年

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

宋徽宗政和改元

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

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資皆極珍奇至運兩浙
鬆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

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天慶二年

宋政和二年

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諸將在于里內者以故事

皆來會適遇頭魚

○一本魚下有酒字

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將本承恩堂刊次

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在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

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

骨打誠服本朝

此四字承恩堂刊本作小人何知

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

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捨

本承恩堂刊本作舍

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

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

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

有趙三阿骨

本承恩堂刊本作鶻

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

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

指揮就送咸州取勸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天慶三年

宋政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

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骨產等竝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

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

敢畱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天慶四年

宋政和四年

秋八月女真阿骨打伐遼

此二字本

承恩堂始叛

用粘罕胡捨爲謀主

銀朮割移列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攻

承恩堂本作犯

混同

江之東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

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

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女真服屬大

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

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

健能擒鶯鶯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

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

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

先是州有權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旣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

白山之阿木○一作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破寧江州中輟不行○十月差守司空

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

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

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

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軍營

隨行○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

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

馬三千

初女真之用師此二字承恩堂刊本作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

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卽降宣筭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竭琳等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蕃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離朶洙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

使張維協副之獨涑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卽領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尙餘三萬眾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閒遂爲女真攻破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槩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刦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竝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鬪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天慶五年

宋政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

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

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覲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刃承恩堂刊本作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僞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眾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將承恩堂刊本作酋下同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爲之柰何不若殺我一族眾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將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亙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

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眾軍隨而敗潰始悟
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
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橫帳
與眾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
燕王判燕京畱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
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
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賚御札馳報燕王時
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畱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真所敗
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
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
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
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畱首級以獻單騎由閒道避章奴賊眾趨廣平甸待罪天
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眾數萬直

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眞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竝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眞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眞近境至秦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眞遠遁不可深入竝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作上推賞○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

垣入府衙登廳問畱守所在給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

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畱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竝斬首卽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畱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讎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畱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堂弟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

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閒道渡海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閒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筈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畱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眾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尙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路都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檄到瀋州眾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

乃平州也

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

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眾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

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竝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旣招怨軍合禁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筈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辦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旣而燕王被召赴闕畱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竝以屯田爲備○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

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閒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瞋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或作眞非遠近傳爲笑端有人聞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畱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女眞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眞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槃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竝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天慶七年

宋政和七年

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

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剗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顯營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

遂畱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眞前軍已過明王墳卽召大軍會徽州○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眞兵來攻奪遼東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眞講賣馬舊好

天慶八年

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

東未陣而潰初女眞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鬪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眞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眞焚掠而去所經城承恩堂刊本作盛懿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眞別遣閼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鑿巫閭